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五

王雲五主編

莊子集解

(一)

王先譯撰

商務印書館發行

解 集 子 莊
(一)
撰謙先王

書 本 基 學 國

序

夫古之作者。豈必依林草。羣鳥魚哉。余觀莊生甘曳尾之辱。卻爲犧之聘。可謂塵埃富貴者也。然而貨粟有請。內交於監河。係履而行。通謁於梁魏。說劍趙王之殿。意猶存乎救世。遭惠施三日大索。其心迹不能見諒於同聲之友。況餘子乎。吾以是知莊生非果能迴避。以全其道者也。且其說曰。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无道。聖人生焉。又曰。周將處乎材不材之間。夫其不材。以尊生也。而其材者。特藉空文以自見。老子云。美言不信。生言美矣。其不信。又已自道之。故以櫟飾鞭箠爲伯樂罪。而撤闥謾未嘗不用馬捶。其死棺柳天地。而以墨子薄葬爲大殮。心追容成大庭。結繩無文字之世。而恆假至論以修心。此豈欲後之人行其言者哉。嫉時焉耳。是故君德天殺。輕用民死。刺暴主也。俗好道訛。嚴於親而尊於君。憤濁世也。登無道之廷。口堯而心桀。出無道之野。貌夷而行跖。則又奚取夫空名之仁義。與無定之是非。其志已傷。其詞過激。設易天下爲有道。生死將不出於此。後世浮慕之以成俗。此讀生書者之咎咎。豈在書哉。余治此有年。領其要。得二語焉。曰。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竊嘗持此以爲衛生之經。而果有益也。噫。是則吾師也。夫舊注備矣。輒芟取衆長。間下己意。輯爲八卷。命之曰集解。世有達者。冀其明之。宣統元年七月。

莊子集解目錄

第一冊

卷一 內篇

逍遙遊第一

齊物論第二

養生主第三

人間世第四

卷二 內篇

德充符第五

大宗師第六

應帝王第七

卷三 外篇

駢拇第八

馬蹄第九

胠篋第十

在宥第十一

天地第十二

卷四 外篇

天道第十三

天運第十四

刻意第十五

繆性第十六

秋水第十七

第二冊

卷五 外篇

至樂第十八

達生第十九

山木第二十

田子方第二十一

卷六 外篇 雜篇

知北遊第二十二

庚桑楚第二十三

徐無鬼第二十四

卷七 雜篇

則陽第二十五

外物第二十六

寓言第二十七

卷八 雜篇

讓王第二十八

盜跖第二十九

說劍第三十

漁父第三十一

列禦寇第三十二

天下第三十三

莊子集解

卷一

篇內逍遙遊第一

言逍遙乎物外任天而遊無窮也

北冥有魚。釋文本一作溟。北溟也。其名爲鯤。釋魚。鯤魚子方以智云。鯤本爲鵬。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海運則將徙於南冥。王贊。運行也。案行下云水。南冥者。天池也。成元英云。大海洪川。原夫造化。非人所望是也。南冥者。天池也。作故曰天池。案言物之大者。任天而遊。齊諧者。志怪者也。司馬彪云。齊諧。人諧之。去以六月息者也。成云。六月半歲。至天池而息。引齊諧一譏野馬也。陽氣發駒。通望藏澤。猶如奔馬。故謂之野馬。司馬云。野馬。春月澤中游氣也。成云。齊春之時。塵埃也。成揚子曰。塵。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成云。天地之間。生物氣息更相吹動。案漢書揚雄傳注。息出入氣也。言之細者曰埃。生物之微者。亦任天而遊。入此義。見物無大小。皆任天而動。鵬下不言於此點。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其謂鵬。是謂人視天。鳥在九萬里。上率數約略如毫。故曰。則已矣。非謂遂止也。借人視天。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支遇云。謂堂有坳垤形也。則芥爲之舟。李頤云。芥。置杯焉則膠。崔云。著地。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王念孫曰。培。馮也。周禮馮相氏注。馮乘也。馮在風上。故言馮培。馮聲近義。通漢書周易傳。經封馮侯。顏注呂忱賦音陪。楚漢春秋作馮城侯。是培馮音近義。通漢

讐。背負青天而莫之天闕者，司馬云：天折也。闕，止也。而後乃今將圖南，謀向南行，借水喻風，唯力厚故能也。也。蜩與學鳩笑之曰。釋文：學本又作鶯。本或作鶯。音預。司馬云：學鳩，小鳩。俞樾云：文選江賦詩：鷗斯起而飛。李云：決。支云：恰突也。李云：猶集也。榆枋，二木名。枋音方。李云：禮木。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王念孫云：則猶或也。司馬云：控投也。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爲？借蜩鳩之笑。設喻爲塞施寫照，適莽蒼者，三餐而反。釋文：著七湯反，或如字。崔云：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隔宿擇米餵食，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謂蜩又何知。蟲設喻，人爲二小，知不及大，知下大知同。小年不及大年。上語明顛設喻。駢列以掩其迹，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列子湯問篇，朽壤之上有菌芝者生。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釋文：惠本作蟪。司馬云：惠蛄寒蟬，一名蟪蛄。春生夏死，夏死秋生。彭祖又何知？蟲設喻，於朝死於晦，謂夜。釋文：朔旦也。生。惠蛄不知春秋，此小年也。也。彭祖爲比，不亦悲乎？此段從小壽見聞，衆人匹之。言壽者必舉。不亦悲乎？年旬演，出湯之間棘也。是已。湯問篇，殷湯問於夏革，張湛注：湯大夫棘革古同聲，通用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爲鯤，有鳥焉，其名垂天之雲，爲鵬。篇終垂天之雲，其體稱焉。按列子不言鯤化爲鵬，又此下至而彼且奚適也？皆列子所無而其文若相屬爲義，滌闡引古，在有意無意，以適己者，此類是也。搏扶搖羊角而上者九萬里。司馬云：風曲上行，若羊角，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再證，引湯問斥鷀笑之曰：能陵堦榆。文選七啓注：鷀雀飛不過一尺，言其劣弱也。案雀飛何止一尺？下文彼且奚適矣。斥鷀笑之曰。司馬云：斥，小澤。鷀，雀也。斥本作尺。古字通，夏侯湛抵疑。尺鷀不彼且奚適也。彼且奚適也？彼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翩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

也。又借斥媿之笑。此小大之辨也。

點明。

故夫知數一官行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

郭慶藩云。而設爲能。能而古字通用。官鄉君國相對。知行德能亦相對。司馬云。徵信也。

其

自視也亦若此矣。此謂斥媿方說到人。而宋榮子猶然笑之。

司馬李云。榮子宋國人。謂猶以爲笑。且舉世譽之而不加

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郭象云。審定乎內外之分。郭云。內我辨乎榮辱之境。郭云。榮已斯已矣。

成云。榮子

於斯。彼其於世未數數然也。言不數數見。雖然猶有未樹也。

司馬云。樹立也。至德未立。案言宋榮子不足慕。夫列子御風而行。成云。

寇鄭人與鄭縕公同時。案列子黃帝篇。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盡二子之道乘風而歸。下又云。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邪。我乘風乎。冷然善也。輕妙之貌。旬有五

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成云。致得也。得風仙之福。案言得此福者亦不數數見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雖免步行。

列子亦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氣之辨。司馬云。六氣陰陽風雨晦明。郭慶藩以遊無窮者。彼且惡乎待哉。無所待而遊於無窮方。故曰。至人無已。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釋文。已音紀。成云。至言其體。神言其用。聖名其實一也。案不立功名。不以己與。

故爲獨絕。此莊子自爲說法。下又列四事以明之。

堯讓天下於許由。司馬云。頤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字林爝。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

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成云。尸。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

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鷗鷺巢於深林。不過一枝。李云。鷗鷺

云。桃。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李頤云。偃鼠也。李楨云。偃或作鷁。俗作鷁。本草陶注。一名鷁鼠。伯勞所化也。李耽談。歸休乎君。

予無所用天下爲庵人雖不治庵戶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釋文傳鬼神言曰祝案引不受天下之
肩吾問於連叔成云並古之儒道者曰吾聞言於接輿釋文皇甫謐云接輿躬耕楚王遣使以黃金百鎰車二駕聘之不應大而無當案當底也。反往而不返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成云猶上天河漢迢遞清其源流略無窮極大有逕庭宣頴云逕門外路庭室大有謂相遠之甚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之山釋文袁音邈浦文云遠也姑射山名在北海中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凝外者不能凝於神使物不疵穢而年穀熟司馬云疵穢也。病音絶惡病列子黃帝篇姑射山在海中山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風雨常均字育當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天惡物無疵穢漆圃本此爲詭吾是以狂而不信也九況反晉書音讀如註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聽者無以與乎鐘鼓之聲豈惟形骸有聾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也若處女者也。此人也此德也云云極擬議之詞之人也之德也將磅礴萬物以爲一世蘄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爲事物以爲一世求治豈肯有勞天下之述老子曰我無爲而民自化亂治也簡文云繁縝經營貌案霸同期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大而不溺稽至也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粃糠言於煩碎之事物直以塵垢視之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育以物爲事神人以明其自全之道宋人說文粃作粃釋文粃穢猶繁碎案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李云資貨也章甫殷冠也司馬李云四子王倪鷗缺被衣許由李楨汾水之云四子本無其人徵名以實之則鑒矣。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汾水之陽

宣云。曾然深遠貌。察言貌亦自失。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瓠瓜也。即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成云。樹植實子也。虛脆剖之以爲瓢。則瓠落無所容。簡文云。瓠落猶廓落也。非不呴然大也。釋文。呴。等。李云。虛大貌。俞樾云。當作枵。虛也。吾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爲不龜手之藥者。秀義。破下引通俗文。手足坼裂。曰。戰經文。或作龜坼。下引此文爲證。世世以洴澼絖爲事。成云。洴澼絖。繩架也。李云。漂絮水上。盧文弨云。浮絲擊絮之聲。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李云。金方寸重一斤。爲一金百金百斤也。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爲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爲大樽。而浮於江湖。身浮於江湖。可以自渡。案所謂屢舟。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向云。蓬者。纏無用。案言惠施以有用爲無用。不得用之道也。

惠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也。猶言棄屬。東西跳梁。成云。跳梁。猶走捷。辟音。中於機辟。辟所以陷物。鍾鐵輪利法。驚辟。昭設而當其蹊。與此同辟也。玉篇。王死於網罟。今夫斃牛。施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山中遠望。此能爲大矣。而不能執鼠。今以爲毒身。死於網罟。今夫斃牛。施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成云。山中遠望。

前文云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莫大也彷徨乎無爲其側猶翶翔逍遙乎寢臥其下郭慶藩云道遙依說文當作消搖又引王贊夜云消搖者調暢悅豫之意不天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言無處可用之人間世篇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又云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又出木篇無所可用文意並與此同安所困苦哉又言狸牲之不得其死麇牛之大而無用不如櫟樹之善全以莊子逃世薦以莊篇爲無用不知莊之遊於無窮所謂大知小知之異也

篇齊物論第一天下之物之言皆可齊一視之不必致辯守道而已蘇與云天下之至紛莫如物論於我然後忘彼是渾成毀平尊謙均物我外形骸遠生死求其真宰照以本明游心於無窮皆莊生最微之思理然其爲書辯多而情激豈真忘是非者哉不過空存其理而已南郭子綦隱机而坐司馬云居南郭因爲號釋文隱漏也李本机作几凡案事父見徐无鬼篇郭作伯机作几貌本又作疇槁本亦作俄俞云偶當讀爲寔寄也卽下文所謂吾喪我也棄徐无鬼篇嘵下無此句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游案徐无鬼篇作顏成子入見顏成弟子姓顏名偃諱成字曰何居乎徐无鬼篇作夫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文子道原篇引老子曰形若槁木心該知北遊篇形若槁木心若死灰庚桑楚篇亦有二句槁骸作槁木之枝達生篇亦云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是此槁木卽槁木之枝槁骸亦槁枝也以下異今之隱机者非昔之隱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爾同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郭云籟子游曰敢問其方術也子綦曰夫大塊噫氣地成云塊山或謂大塊猶其下同釋文認山林之畏隹卽巖崖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汚者池汚宗也三象身三象物二象地皆狀木之竅形激者謫者叱者作則萬竅怒鳴而獨不聞之寥寥乎之猶其下同釋文認長鳳聲李本作巖山林之畏隹猶崔巍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

吸者叫者謾者窶者咬者。宣云：漱如水激聲，齦如箭去聲，叱出而聲粗，吸入而聲細。叫高而聲揚，謾下而聲濁矣。深而聲留，咬鳴而聲清，皆狀竅聲。釋文：譜音季司馬云：謾哭聲，案交交詩作喫喫。前者唱于而隨者唱鳴，李云：子唱聲之相和。成云：皆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爾雅：同風爲飄，異反厲風濟則衆竅爲虛。向云：厲烈也，濟止也。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郭云：調調刁子游曰：地籟則誰邪？宣云：待鳳鳴者地籟，而風之使竅，仍使之鳴者，則天籟也。引子蒸音舉案此文以吹引音，風所吹萬有不同，而使之怒者，其同而使之鳴者，仍使之自正也。且每竅各成一聲，是鳴者仍皆其自取也。然則萬竅怒鳴，有使之怒者，而怒者果誰耶？悟其爲誰，則衆聲之鳴皆不能無所待而成形者更可知矣。又何所謂得喪乎？怒者其誰，使人言下白領下文所謂真君也。

大知閑閑，小知閒閒。釋文：知音智，下同。成云：閑閑，寬裕也。俞云：廣雅此議論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此寐覺與接爲構合也。日以心鬪計，相角縵者，客者密者，寬者司馬云：審深也。宣云：審謹也。成云：略而小恐惴惴，大恐縵縵。李云：惴惴，小心貌。宣云：縵，其發若機括，其司是非之有，此三別。此交接之異。謂也。釋文：機，弩牙，括，箭括。成云：司主也。其留如詛盟，其守勝之謂也。以勝入此語默之異。案發音即有是非榮辱之主也。其殺若秋冬，姚佚啓態淫妖治案姚輕浮，呆動，止交接，性情容貌皆天所賦。以上言人樂出虛本虛器樂出此作蒸成菌無形而有形，皆氣所使。以上言物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上句又見德充符篇已乎已乎，日暮得此其所由以

生乎。既無可推求。不如其已乎。然脩仰成云。我卽自然。非彼无我。宣云。彼卽非我无所取。若無有我。誰能生我。是亦近矣。然卽我。其理非遠。而不知其所爲使。宣云。究竟使然者誰邪。案必有眞宰。而特不得其朕也。李云。朕兆也。案云。若有眞爲主宰者。可形已信。而不見其形。可運動者已信能之。有情而無形。與我有相雜繫之使。然而其朕迹不可得見。百骸成云。百骸骨節。九竅。眼耳鼻口七竅。六藏。李楨云。難經三十九難。五藏心肝脾肺腎也。亦有六藏者。腎有兩也。賤而存焉。成云。吾誰與爲親。有親疏汝皆說之乎。其有私焉。有私於身中之一物乎。如是皆有爲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也。其遞相爲君臣乎。其有眞君存焉。成云。臣妾士女之賤職。案謂役使之也。昔而賤爲役。使之臣妾乎。然無主不足以相治也。其或遞如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眞。一受其成形。代爲君臣乎。然有眞君在焉。卽上眞宰也。此語點醒。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成云。刃逆蹠順也。眞君所在。求得不如不。死坐待氣盡。徒與外物相環視。歲月之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卒然疲役。而不可聽乎。案其成形。不亡以待盡。又見田子方篇。亡作化。不知其所歸。可不哀邪。宿盧文弨云。求當作荼。司馬作蕪。韻文云。疲困貌。人謂之不死笑。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宣云。縱生何用。及形化而皆有。奚必知相代之理。而心能自得師者。有之卽愚者。莫不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以爲若者是遺。若者非道。成云。芒。夫隨其成心而帥之。誰獨且無帥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愚者。與有焉。心之所志。隨而成閼味也。此是。非與下是。非無涉。天下爲。今日適越而昔來。惠施與辯者之言也。此引爲喻。是以無有爲。有無有爲。雖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獨。

無而爲有。雖禹之智，不能解悟。自夸自
欺，吾未如之何矣。此段反復喚醒世人，

上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嘗有言邪？其以爲異於穀音，亦有辨乎？

彼是乎哉。分則有彼此。合則無彼此。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成云。偶對樞要也。體夫彼此俱空。是非兩幻。凝神相參。無窮若循環。然游乎空中。不爲是非所役。而後可以應無窮。唐釋湛然。止觀輔行傳。宏決引莊子古注云。以圓環內空體無際。故曰環中案。則陽篇亦云。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是亦一无窮。非亦一无窮也。郭云。天下莫不自是。而莫無。故曰莫若以明。惟本明之照。可以應無窮。此言有窮。故曰莫若以明。彼此而是。非生非以明。不能見道。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人必不信以指與馬喻之而然立一影子近取諸身則指是遠取諸物則馬是今曰指非指馬非馬耳矣故天地雖大特一指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郭云可乎已者卽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宣云道路也案行之耳萬物雖紛特一馬耳可乎可不可乎不可不可於已者卽謂之不可道行之而成孟子所云用之而成路也爲下句物謂之而然凡物稱之而名立非先固有此名也故指取譬與理道無涉馬可曰非指馬非指馬者亦可曰指馬惡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_然於不然何以謂之然有然者卽從而皆不然之隨人爲是非也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無物不可論物之初固有不然者卽從而皆不然之隨人爲是非也論物之後起則不正之名多矣若變易名稱無不然無不可如指非指馬非馬何不可聽人謂之惡乎然以下又見寓言篇此是非可否並舉以寓言篇證之不然於不然下似應更有惡乎可可於可惡故爲是舉莊與檻厲與西施恢恠檻怪道通爲一釋文爲干儒反乎不可不可於不可四句而今本奪之故爲是舉數事前云說文檻堂也漢書東方朔傳以蓬檻譙司馬云檻屋柱也屬病癱莊檻以大小言厲西施以美醜言成云恢寬大之名惟奇變之稱檻譙之名怪妖異之稱案自知道者觀之皆可通而爲一不必異視異其分也成也分一物以其成也毀也成云於此爲成於彼爲毀如凡物无成與毀復通爲一毀豈即成故無論成毀復可通唯達者知通爲一爲是不用而寓諸庸用已見而寓諸尋常之理庸也者用也云宣而爲一不必異視

無用用也者通也無用而有用者通也者得也雖其通適得而幾已適然自得則因是已天之謂也已而不知其然謂之道宣云已者既通爲一不知其然未嘗有心也謂之道所謂適勞神明爲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若勞神明以求一而不知其本同也是何異乎何謂朝三狙公賦茅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爲用亦因是也列子黃帝篇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羣能欲俄而曠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者茅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衆狙也名實不虧使其喜怒故張湛注好養後蔡者因謂之狙公乎音序梁也案是以聖人和通是非共休息於自然漆園引之言名實兩無虧損而喜怒爲其所用順其天性而已亦因任之義也而休乎天鈞是之謂兩行釋文鈞本又作均成云均自然均平之理案言聖人和通是非共休息於自然謂天均天均者天倪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極之名惡乎至道惡乎至有以爲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也此作鈞用通借字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成云至道無彼此見有彼此其次以爲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雖見有彼此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見是而非則道之無彼此全亦猶存情所以非道忘智所以合眞者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言鑒節枝曠妙解音律晉平公樂師案枝策惠子之據梧也據之談說案今從成說德充符篇莊謂惠子云今子外乎是以梧琴者止是以神勞几而其策而不擊惠子之據梧也司馬云梧琴也成云檢典籍無惠子善琴之文據梧者

辯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案據梧而瞑，善辯者有不擊時也。案言昭善鼓琴，知音律，惠談名理，三子之智，於今也，案乎皆其最盛者也。故載之末年。崔云：「其庶幾乎？」宣云：「惟其好之，以異於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宣云：「惟其好之，以異於人。」且欲以曉於人，成云：「彼衆人也。」案唯其好之，四語專承善辯者言。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石白馬之辯，欲衆共明而終於昧。故曰：「以堅白之昧終。」自又見德充符，天下天地秋水四篇，成云：「公孫龍趙人，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郭云：「昭文之子，又乃終文之緒。」成云：「昭文之子，倚其父業，卒其年命，竟無所成。」案終文之緒，猶禮中庸云：「繼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所謂無成者，不過成其一技而去道遠，仍是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成云：「我衆人也。若三子異於衆人，遂自以爲成，而衆人異於三子，亦可謂之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則天下之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之所圖也。爲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司馬云：「滑，疑亂也。案雖亂道，而足以眩耀世人，故曰滑疑之耀。聖人必謀去之，爲其有害大道也。」爲是不用已，智而寓諸庸之理。此之謂以本然之明照之。以上言求道，則不寄有物。得物之一端，以爲道，不可謂成。今日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爲類，則與彼无以異矣。如人皆執彼此，如此不知其與我類乎？與我不類乎？若務求勝彼，而引不類者爲類，則與彼之不類有異乎？宣云：「是我也。」雖然，請嘗言之試也。成云：「嘗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並無事端，有有也者，有无也者。言之有未始有无也者，言未也。案事端未露。有未始夫未始有始也者，僅具事理。有有也者，有无也者，有無。有未始有无也者，言未平。未知吾所言之果爲有言乎？其果爲無言。而未知吾所謂之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未始夫未始有无也者，並出言之心。俄而有无者，有無。有未始夫未始有无也者，亦未曾萌。而未知吾所言之果爲有言乎？其果爲無言。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太山爲小。莫毒於癰子，而彭祖爲